

論語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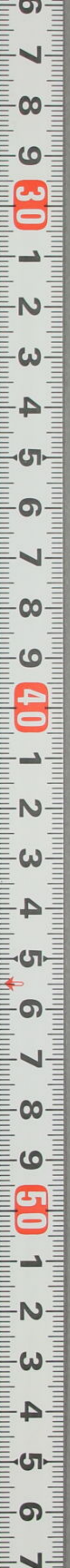
九十

論語義疏

五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 12
916
5



門仁
號 916
卷 5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李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

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李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

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

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

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

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

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

為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

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

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餽也。既

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人餽孔子豚也。所

以召孔子。不來而餽豚者。禮得敵已。以下餽。但於己家

拜餽而已。勝己以上見餽。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

往餽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

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

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曉虎見餽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

在家時也。孔子云。虎見餽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

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

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

伺其不在。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

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

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已。既得相見。

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塗路也。

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後

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

畢。或有更隨其至已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來趨。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也。爾。汝也。貨。先呼孔子來。而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合仁己。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為仁也。云好從云者。此亦罵孔子不可也。言不可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孔子事也。聖人無心。仕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遑也。言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智者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曰日月云者。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也。

而不仕乎。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

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疏**子曰。至不移。

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殊。泗之教為君子。習

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
 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
 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
 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起欲之心而有邪正性
 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
 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
 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
 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
 有邪正者情既正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
 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逐欲不有邪有正也故
 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性不流蕩失真此是情
 也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其情不流蕩失真此
 欲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其情不流蕩失真此
 性者正而即非正雖即非正而能使之正譬
 如近火者而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熱而能使之
 靜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雖即非熱而能使
 靜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雖即非熱而能使

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
 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
 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
 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相遠故曰近也
 也夫降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三
 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
 品不同而共為一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
 謂聖人下愚愚人此夫一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
 便稟天地陰陽氣氤之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
 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人稟得淳
 澄亦不清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人稟得
 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
 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
 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淖淪
 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

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久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

久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

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也疏者之至之耳註云子之云云

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

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聞邑中

人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正化樂故也又

曰子游宰武城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

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而巳反教歌詠

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敬而巳反教歌詠

先王之也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

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

牛刀大也割雞宜用牛刀者割牛宜用牛刀若割

雞而用牛刀則割雞宜用雞刀而用雞刀則割雞

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小邑不用子游之大才

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用子游之大才如武

也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

也云子游對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

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若君子學禮

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云子游既學道

於孔子今日之化也夫是易使故繆播曰夫博

學之言亦進退也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

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
 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其知之者孔子行
 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
 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
 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
 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
 子學之則愛人邑中絃歌小人學之則易使也中君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李
 氏宰與陽虎共執李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
 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疏**公山至周乎
 者姓山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
 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
 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
 叛使人召孔子欲往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
 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悅也。云曰未云云者
 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未也。適也。已止也。
 中之語助也。復說此辭也。未也。適也。已止也。
 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
 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
 也。云如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
 為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
 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
 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
 也。室道。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

見侮慢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

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疏張子

問至使人。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

下，則可謂之為人。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

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

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

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

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眾者，

人君所行寬弘，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

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

人思任其事，故不見眩也。敏則有功者，疾也。人

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

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肺腑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肺腑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

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卑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

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

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匏

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安。測聖人之趣哉。室。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

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

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

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

子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

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

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

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

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也。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曰。好仁云者。一也。然此

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

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

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

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

一。聞其風而悅之。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

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

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為用。若學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壇。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玄

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群。註。孔安國曰。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

疏

子曰。至之名。何莫學夫。詩者。呼諸弟

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莫無也。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群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可以怨者。詩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也。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之事父。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鵲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檇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

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疏子謂至也。與○云子

謂云云者，伯魚孔子

以下詩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

二南既多，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

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

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

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

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

季未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

之所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

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
 季之末。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
 言樂云。樂云。鐘鼓。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也。王弼曰。樂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
 樂之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
 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可忘。借鐘鼓
 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非
 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求樂。非通乎樂者。非
 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註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

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
 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
 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
 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
 形恒欲進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
 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
 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
 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
 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
 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筆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
 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
 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

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里也。原

本其一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鄉。輒也。言賊害其德

也。又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

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

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

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

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

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

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

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

彌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

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

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也。**疏**子曰。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

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

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慙慙患已不

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

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

所不至。或為亂也。○患得至言也。○楚之風俗。無

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為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

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

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

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疏者。子曰。至已矣。○古者民有三疾

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

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

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

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

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蕩猶動也。今之狂

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

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

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心

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

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

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

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

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

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

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

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

直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

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

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

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

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

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無實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疏子曰至言哉○云予欲

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

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

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

傳述也云子曰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

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

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運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子

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

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

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

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

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

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

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疏孺悲至聞之○孺悲欲見孔子者孺

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

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

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

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

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聞之也所以然

者若辭唯疾而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已不

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

疾以還白孺悲合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

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

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奸寫之心則非教

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

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

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

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

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

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

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問至母乎○宰我

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

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

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

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

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

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

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

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又新穀

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

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鵬木燧是也改火

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為可矣子曰云

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

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除喪除喪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為孔子事於

汝之心以此為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

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為

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綈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菹麤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貴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綈。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綈。為嘉食。唯盛饈。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恩也。按聖人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引愚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

論語集注卷之九

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引。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以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三年。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為。其。父。母。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已。故。限。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

論語集注卷之九

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云。愛。恠。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不仁者何。答曰。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緇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曰。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註**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變也。榆。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白。秋李。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檀。色黑。冬是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涵慾也。

疏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是。無。業。而。能。有。碁。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勇而無義為盜。**疏**子路曰至

子路云云者。子路既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尚於義。以為上也。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惡徼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

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

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窒人道理者。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傲也。傲。以爲智者。發謀出計。必當出已心。義乃得爲善。抄也。言人之意。以爲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爲勇者。子曰。惡不遜。爲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爲勇也。惡。許以爲直者。許。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爲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師也。減。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有怨。**疏**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

立也。道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道之則其承狎而爲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已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註**鄭玄曰。年在不

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至也。已。○人

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親

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

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
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
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

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者，名

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

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

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職，屢諫不從。

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

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

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

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

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

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

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

微子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

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

迹雖異，俱是為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

皆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

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為亮臣節耶？

各盡其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

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

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

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

我乃顛齊。是遂去。敢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爲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

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

也。云柳下惠爲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爲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爲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或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也。故問之云。子爲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已所以不去之

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爲曲。曲則是他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還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

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疏齊景公至子行○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也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任季氏則不可不任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間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間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曰麟不能為豺步鳥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

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

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

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

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

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

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

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

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也註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

苞氏曰。下。下車也。疏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識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

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

之法者也。耨而不輟。註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違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云長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
 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洳洳水處也津渡水處也
 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者子路往問津先
 問長沮長沮不答津處而先及問子路也執輿
 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孔子者執轡今
 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者執轡今既下
 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為誰乎子路
 曰為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為誰乎子
 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
 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
 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
 沮聞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魯之孔丘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
 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
 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是云者
 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者又問言
 曰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
 曰是也云曰滔云云者滔滔者猶周流也天下皆

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
 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
 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
 路使從己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已
 為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
 於避世之士乎云糞而不糞者糞覆種也糞止也
 一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
 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一人
 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問一人
 事還車上以告孔子故愕然彼不達己意而譏已也
 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然彼不達己意而譏已也
 云曰鳥居於山林者則與世無然又曰隱山林者則
 鳥獸同群出世者則與世無然又曰隱山林者則
 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云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為徒也云天下
 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彼道小故也江
 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

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
 生徒。外假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導
 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
 但溺。排披此無以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
 政日昏。彼執此無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
 故不肩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問。所以遂節
 於世。而有悞於聖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事反
 是以夫子無然曰。鳥獸不可與居。欲潔其身。鞫其蹤。同群鳥
 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
 致言。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
 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
 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天可
 帶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
 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
 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
 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

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
 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
 宜與人徒。本非言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群。
 鳥獸。群鳥。避世外。以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
 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
 亦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
 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
 曰。至為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耨是今之釋。廣
 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云。二人並耕。兩耨。並得廣一
 尺。一尺則成。伐故云。二人並耨也。○
 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合
 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
 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夫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
 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
 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
 家，夫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
 留言以語夫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及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己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
 不見用，自己知之也。疏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
 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
 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
 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
 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
 以杖擔一器，籬籬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
 問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
 乎。云丈人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
 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

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
 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
 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
 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
 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
 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掛篠於杖頭而植豎之
 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
 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一
 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
 之芸也云子路宿者子路住家殺雞為臠作黍飯
 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殺雞為臠作黍飯
 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殺雞為臠作黍飯
 故又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殺雞為臠作黍飯
 至明日之且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明日子路行
 孔子而具以昨日丈人所得行逐孔子也云明日
 子道之也云子路曰隱者之所言及雞黍見子路
 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告丈人

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
 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己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
 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
 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
 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
 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
 人下生則已既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
 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
 云云者既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
 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
 之義而不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
 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
 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
 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
 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
 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

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疏：逸民至不

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少連、七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下惠云者，此二人之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棄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

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通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問曰前七人而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註**鄭玄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犬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

樂師也擊干共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

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

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疏大

至于海○大師擊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犬師樂師也名擊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食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食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鞞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鞞鞞鼓也其人能搖鞞鼓者

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

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

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孔安

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疏周公至一人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

也且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

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

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

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

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

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

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

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

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君之失也云故

舊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

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

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

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疏周有至季騶○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

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

非謂一人四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

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

相隨。似是
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

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
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
次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註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

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疏

子張曰。至

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祿也。必不素食。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爲君如父母。必窮直。斬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爲士如此。則爲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註**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子張曰。至爲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

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爲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此。是子張語是第一章訖。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

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

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

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曰。子張曰。子夏何者

也。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

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

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

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更說我所聞也。

云。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

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

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也。云我之

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

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

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

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

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我

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為

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

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子各一

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

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

蓋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

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

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遇濫。偏則寡合。而

亦孤。未能兼弘。夫子度之偏性。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

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

疏子夏曰。至為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

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

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

也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也者為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兼持正典不學百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為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以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

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合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月無忘其所能識也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識也學者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新也日知其所以亡是也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謂為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

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味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沉問所

味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

解也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至中矣亦勸學也

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仁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

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疏**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也。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以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也。不言其情實也。**疏**君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故知之則改而非也。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為。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已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

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云君

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嚴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嚴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注曰。溫。和潤也。其體溫。溫。潤也。而人憎之也。袁氏注曰。溫。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註**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註**

子夏曰至己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而後諫者。此謂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忽諫君。則不信其言。以爲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乎在道。明無素信。致不可輕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可也。疏上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斲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

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註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

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

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

人耳。疏子游曰。至人乎。○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子。不能廣學。先王之復之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未事耳。若本

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己門人。故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解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聞漸。日進。階。麓。入。妙。故先且啓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大道。不可不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風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

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

文也。學而優則仕。疏云。子夏曰。至則仕。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

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

減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

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

儀也。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

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

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註鄭玄曰。言子

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云

下是第四。曾參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

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

薄。故云難並為仁。並。並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

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

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

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

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

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馬融曰。孟莊子。

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

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云曾子

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

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苞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

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

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

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疏**孟氏至勿喜。云孟氏

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

使陽膚為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

也。陽膚將為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

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傲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

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疏五章。子貢曰。至歸焉。○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

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過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皆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能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疏子貢曰。至

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

聞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

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

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

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疏

衛公孫朝至之有。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朝問云云者。子貢無師。故問云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

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

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

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

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

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

夫。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苞氏曰。七尺曰

仍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疏大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者武叔身是

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

於孔子也。云子服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

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

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

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

易覩。譬如居家之有宮牆，高則非闕，闕所測，牆

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

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

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

牆外行，得闕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

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

也。云不得見內者，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

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

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

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

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

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

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

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

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

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雖

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

量也。疏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

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

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也。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訾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觀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疏陳子禽至及也。○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

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者。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上之也。孔子是一言爲不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爲勝。卽者。子禽當是見孔子。不也。云夫子之得邦家。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爲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爲時所用。得爲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爲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者。

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繹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過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咸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疏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

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註曆數。謂列次也。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註苞氏曰。允。信也。困。

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
 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
 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
 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
 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
 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
 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
 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註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

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疏 堯曰：至民悅。云

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

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辭也。就此一章中，凡有

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

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

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

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

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

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

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

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

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

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

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章以明

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云咨爾舜

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嗟也。爾

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謚也。堯名放勳，謚云堯也。

舜名重華，謚云舜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

聖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

咨爾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

我命也。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者，言天位也。曆數謂

天位也。次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

位在汝躬，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

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信運次，既在

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

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

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猶卒竟汝身也。若

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

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

竟也。若內

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

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

竟也。若內

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
 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
 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
 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
 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曆數以下之言也云
 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
 故不因而前揖讓之辭也澆淳既異揖讓之道不
 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
 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
 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小子湯自稱謙也履
 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
 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小子而夏尚黑爾時湯
 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
 玄牡也云敢昭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右君也帝
 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
 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不赦罪故凡有
 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
 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

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
 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
 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
 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
 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為民主我
 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
 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一辭武與湯同
 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以下是一辭武與湯同
 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不述湯誓民之告天文
 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述湯誓民之文尚書
 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
 湯其可知也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
 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
 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云者已上尚書第
 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
 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者
 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
 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

無告。舜之命禹。一準於堯。周告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猶。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為。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民。皆。歸。心。緼。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為。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為。先。也。民。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

次重於喪也。喪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眾。者。為。君。上。若。能。寬。則。眾。所。共。歸。故。云。得。眾。也。云。敏。則。有。功。者。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云。公。則。民。悅。者。君。若。為。事。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云。孔。安。列。國。曰。至。若。此。也。云。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云。周。周。家。至。是。也。云。此。如。前。通。也。云。孔。安。國。曰。至。用。之。也。云。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為。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

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疏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之義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

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一也。言為政之道，能令民下得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威而不猛者，四也。君能恒寬泰而不驕，傷物也。云子張云：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而仁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故云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無小大者，言不以我富財之衆，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敢慢者，我雖衆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衆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般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子曰：何云者。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

命五善集解卷之二

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不。謂以物獻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

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至人也。

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生為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

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云。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言語集解義疏卷第十終

根本八右衛門校正

寛延三庚午六月

東都書肆

伏見屋善六梓

前川六左衛門梓

奥村喜兵衛

藤木久市行

